

美术丛刊



美术丛刊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長樂路672弄33號

上海市美術印刷廠印刷
長樂書屋上海發行所發行
開本：1/24 印張：2 插頁：16

1988年5月第1版

美术丛刊

38

一九八八年三月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目 录

寻找耕耘的乐土

——西北印象记

肖海春 (4)

画海体会

朱仁民 (7)

画到生时是熟时

——读张桂铭近作

曹 齐 (14)

创作札记

了 庐 (34)

生活的启示

杨明义 (42)

实践笔记

周 俊 (74)

画 页

初开一 (中国画)

朱仁民 (8)

初开二 (中国画)

朱仁民 (8)

初开三 (中国画)

朱仁民 (9)

海之书 (中国画)

朱仁民 (10)

初开四 (中国画)

朱仁民 (11)

山水一 (中国画)

王良人 (12)

山水二 (中国画)

王良人 (13)

张桂铭作品选

(17-21)

于 润作品选

(22-23)

秋 菊 (中国画)

施铮铮 (24)

• • 主编 任满鑫 • •

- | | | | |
|--------------|-----------------|-------------|----------|
| 梅 (中国画) | 施铮铮 (24) | 石塘渔村 (中国画) | 刘文洁 (62) |
| 刺 猬 (中国画) | 张大文 (25) | 黄 昏 (中国画) | 刘文洁 (63) |
| 瓶 花 (中国画) | 张大文 (25) | 山 水 (中国画) | 刘文洁 (63) |
| 清风图 (中国画) | 周 俊 (26) | 秋 意 (中国画) | 刘文洁 (64) |
| 思乡图 (中国画) | 周 俊 (27) | 九华山写生 (中国画) | 刘文洁 (64) |
| 了 庐作品选 | (28 - 33) | 网狮园一角 (中国画) | 刘文洁 (65) |
| 肖海春西北印象记 | (36、37、56 - 59) | 写生之一 (中国画) | 刘文洁 (66) |
| 冷 露 (中国画) | 欧阳龙 (38) | 写生之二 (中国画) | 刘文洁 (67) |
| 蚕豆花开 (中国画) | 欧阳龙 (39) | 野山图之一 (中国画) | 刘文洁 (68) |
| 荒江之趣 (中国画) | 欧阳龙 (39) | 野山图之二 (中国画) | 刘文洁 (69) |
| 天地一沙鸥 (中国画) | 欧阳龙 (39) | 秋 荷 (中国画) | 周 俊 (70) |
| 龟兹夏日 (中国画) | 李好军 (40) | 双禽图 (中国画) | 周 俊 (71) |
| 阿尔泰秋色 (中国画) | 李好军 (40) | 清品图 (中国画) | 周 俊 (72) |
| 花鸟两幅 (中国画) | 李自强 (41) | 芦 塘 (中国画) | 周 俊 (72) |
| 杨明义水乡速写选 | (44 - 45) | 野 趣 (中国画) | 周 俊 (73) |
| 杨明义“江南水乡”作品选 | (46 - 51) | 黄 山 (中国画) | 黄格胜 (封面) |
| 古城春色 (中国画) | 卞雪松 (52) | 花 鸟 (中国画) | 张桂铭 (封底) |
| 人物两幅 (中国画) | 卞雪松 (53) | | |
| 卞雪松作品选 | (52 - 55) | | |
| 山水两幅 (中国画) | 黄格胜 (60) | | |
| 泊 (中国画) | 吴自忠 (61) | | |



寻找耕耘的乐土

——西北印象记

肖海春

美术的多元性无疑拓展了丰富多样的视觉世界，为艺术家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无限空间。同时，新命题也带来了新的思索。失落的自我需要重新寻找，我的脚下需要一块坚实的土地，这也是企望创造的艺术家的需求的乐土。应该步入何地？新起点的寻找，视角的拓宽始终是我思索的问题。

近几年，我的踪迹徘徊在丝路古道上，落漠无垠的平川，沙砾堆起的冈峦，被风沙割蚀的黄土断层，倾圮的墓冢和古堡的遗址，眼前的一切象夺魄的梦缠绕在我的心头。我生长在长江的入海口，虽然熏陶在清丽委婉的氛围中，却并不由衷地喜欢江南三月迷濛的天气，莺啼微雨淡泊幽致的世界似乎象依稀的别梦那么遥远。人的感观大多出于天性的缘故，西土的炽烈之火燃起了我内心的冲动，照亮了幽暗的内心。我并不象游客带着猎奇的眼光，寻求感观的表层刺激，来抚慰被闹市的尘嚣折腾得疲惫的神经，我象羁旅在外的痴心游子急于回家见到亲人的渴望心情，跨地千里，踏着酷日下灰色莽原滚烫的沙砾，循着先民遗存的足迹去寻觅探究过眼云烟般的历史陈迹，追思幽远神秘的历史意味。我找到了惜别的故土，冲动在内心深处澎湃不已，依恋之情似游子归故里那般热烈。

自然的伟大改变着人的现存观念，生活就在自然的壮观景象中启迪你，美的观念从僵硬的躯壳中突破出来，境移物迁也对你情趣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生活并不是自然的外在形态，而是它潜在的伟力，使你震颤不已的超物表的力量。

这里的一切是超感觉的单纯，单纯得有些不可名状的枯燥，地貌的形迹平淡

而奇异，线条平缓，慢慢地流动，没有惊人的大起落，只是在视线的尽头偶然出现一些不易察觉的曲折。但它并不一览无余，这里的单纯浑朴与天地包孕在一起，隐含着一种宇宙洪荒的蛮力和不可抗拒的诱人魅力。它也并不死寂，烈日下的沙砾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隆起的冈子突破了封闭的地平线，凝重的节奏富有力度的变化，沙海的骆驼刺象铁钉般扎在干裂的地表上，用暗绿色的尖刺织成生命的网络，极目望去，星星点点的绿色象修拉的小色块涂在粗麻布上，清新而深沉，死灰色注入了旺盛的生命，这是一片活土。

莽原时而也有令人吃惊的景观，在古道边，在起伏的冈峦上或低洼的谷地里，长着一些形状古怪的土疙瘩，说它是长出来，因为它与自然浑然一体，没有离地孤立拔起的感觉。对这些外表古老混沌的土堆堆切莫以为无胜可探，在擦肩而过的瞬间，很可能翻过去一页了解古老历史的机会。古长城的断垣残壁虽然被沙土掩埋得明明灭灭，它却象巨龙的脊骨一直延伸到天的尽头，消溶在苍漠的天穹里。一组合散乱在冈子上或谷地里的古墓群如乳头突兀在地表上，那些名震世界的竹木简和钱币就埋在这些苦涩的泥土里。偶或在你眼前有段硕大的土墩横卧着，这里或许是古王国高大巍峨宫殿的房基。在古道旁或交叉的道口间，时而垂立着形象古怪的土柱体，透过风化的外表，可以辨认出斑驳的色彩或残缺的供养佛，在体无完肤的舍利塔下掩埋着曾经为人类取得西天极乐真经的行脚僧或载入史册的名僧高祖的遗骨。旷野上那些形骸诡异的怪物，从坚硬无边的泥土里冒出来，它们不顾可憎的形相唐突地出现在探胜者的面前，想用历经千年的历史形迹，向人们炫耀昔日辉煌的业绩、或今天人们无法想象的艰难困苦和无人知晓的悲剧史。历史与现实是如此地对立，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力量把一切值得赞叹的事业和无法描述的苦难统统毁灭殆尽，只留下无数的历史问号让后人去思索、去进取。这条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深深轨迹的黄金古道，虽历经千年，但在那微弱的脉搏中至今仍然流淌着夏华民族与世界人民交溶的血液，屡建屡毁的变迁被自然用金沙掩藏起来，大量古文物闪烁着古代先民们不可思议的创造力，自然的雄奇伟力和悲壮的

文明相交辉，神秘的土地用深沉、粗犷、幽远、悲壮的旋律震撼着我的心，在不可捉摸的命运前面，它激起我内心深处的情感，企望用手中的画笔来表达心中早已寄存的热望和对这片土地的悱恻之情。

自然的感染力量是超越表层的力量，而自我的容量也是一种超越的容量，自我的完成需要深厚的基础，需要对自然深邃的洞察力和超越个体的能力才能达到高度的自由。自我在超越个体的高度上才能与自然超物表的本质相契合，艺术的生命力只存在这个交点上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独特的艺术语言，闪烁的个性色彩本质地体现出艺术家对自然深刻的理解和物我相交的心中自然。笔墨理应倾注画家的感情，自然的陶冶力量必须使我对现存的技巧作一番思考。郭熙、范宽、倪云林、黄宾虹他们丰富的遗产能否描述这块神奇莫测的土地？八大山人、石涛、髡残、龚半千他们的酣畅、淋漓、苍茫的笔墨能否表现这块土地的精神？南方被水熏染的情致和纤巧灵动的技巧已不足以表现西北大地雄浑带野性的风貌。自然不会移动它的位置，它仍然以多姿的风采刺激着人们的观感，要真诚地披露自己膜拜之情，应该要转换我们对自然的视角。粗犷遒劲的线形，苍茫疏阔的笔触，浓重朴茂的色彩，苦涩生辣的韵致是这一片大漠的风骨。放笔直写无所顾忌，一切都无须修饰，矫揉反而会弄巧成拙，无法才能得到至理之法。新的意象在痛苦的折腾中萌生，特有的西北风味在笔下慢慢地呈现出轮廓，强烈的边地色彩，粗犷野性的笔触，奇特的景观，苦涩生辣的韵味，原始蛮荒的境界直抒了我对西北的感观，这是我天性所致，我在艺术中找到了自己。

这批作品只是我乐土上栽的第一枝花，无耀眼的色彩可言，大多是表层的偏执之情，第一次西北的直觉产物，不免粗陋之极，但是，毕竟是我率真的感情流露，所以，我也不避敝帚自珍之嫌，亮出来望同好们指正

一九八七年五月七日

画海体会

朱仁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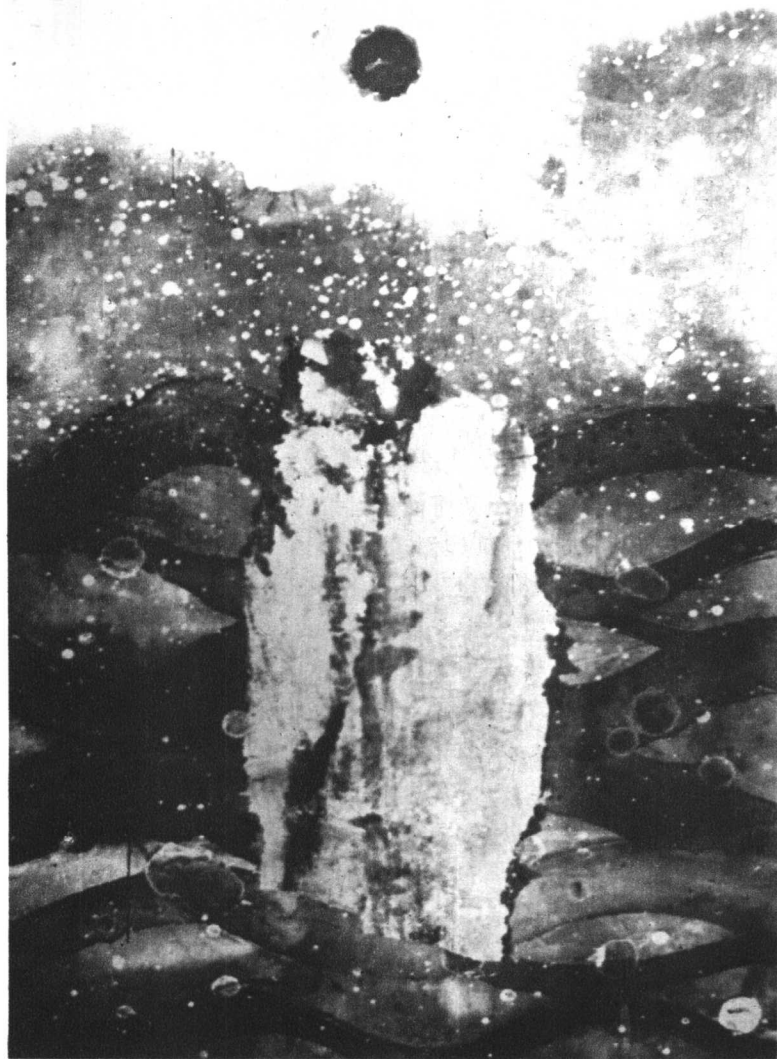


我画大海，画大海上的人，是因为我的感受促成。

我在海上生活了近四十年，海的节奏时时刻刻在嘭嘭地撞击我的心房。我在大海中欢乐，在大海中折磨。每当我遨游在它激荡的怀中，便奇妙地感到整个宇宙的律动、整个世纪的流淌。雄阔、浩渺而神秘的大海只要你走到它的跟前，再伟大的人都会失去一切光环化作细微与自贱。当大海横托起我的身子热烈地亲吻、抚慰时，人生的辛酸，道路的坎坷，心情的郁抑顿刻间全部消失了。而皈依本性回归自然的愿望油然而生。一个以生命作代价的艺术表达使我排除一切俗念并为之奋斗。

如何表达大海，我曾苦思冥想束手无策。无疑，传统的六法论、十八描在海的面前显得太单薄、太软弱了。于是，我拎起拖把、扫帚、水桶、喷枪在三十张六尺宣纸拼铺成的二十米巨幅系列上水冲、火烘、电吹，不择手段。不管东方、西方、古代、现代只要是适合我观念表达的语言我均取之。我感到由衷的痛快、舒畅，享受到美的快感。我从不愁是否有人指责我不够传统、不象国画。几十年来对传统的耳濡目染；吃着中国的米喝着中国的水，血管里流动着中国人的血，要想甩掉中国的传统影子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何况从整个艺术整体的涵义来说，它本身同人自身一样古老、费解；而人自身连自己到底从何而来又往何处去都尚不明白。人的存在是短促的，澎湃的海潮不容我等候艺术的定论，和区分画种语言的分界再来提笔，只要观者在我的画前感慨一声“啊——”我便心满意足了。

一九八七年春于南海普陀莲花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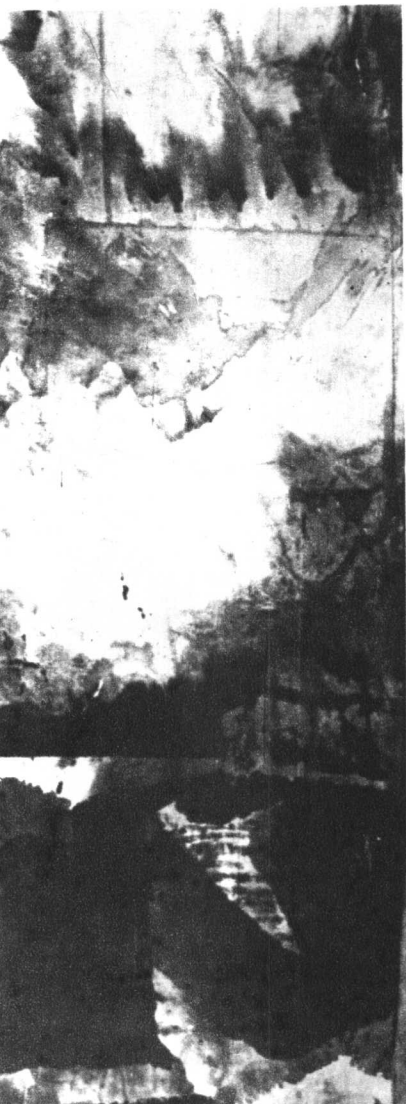


初开一（中国画）

朱仁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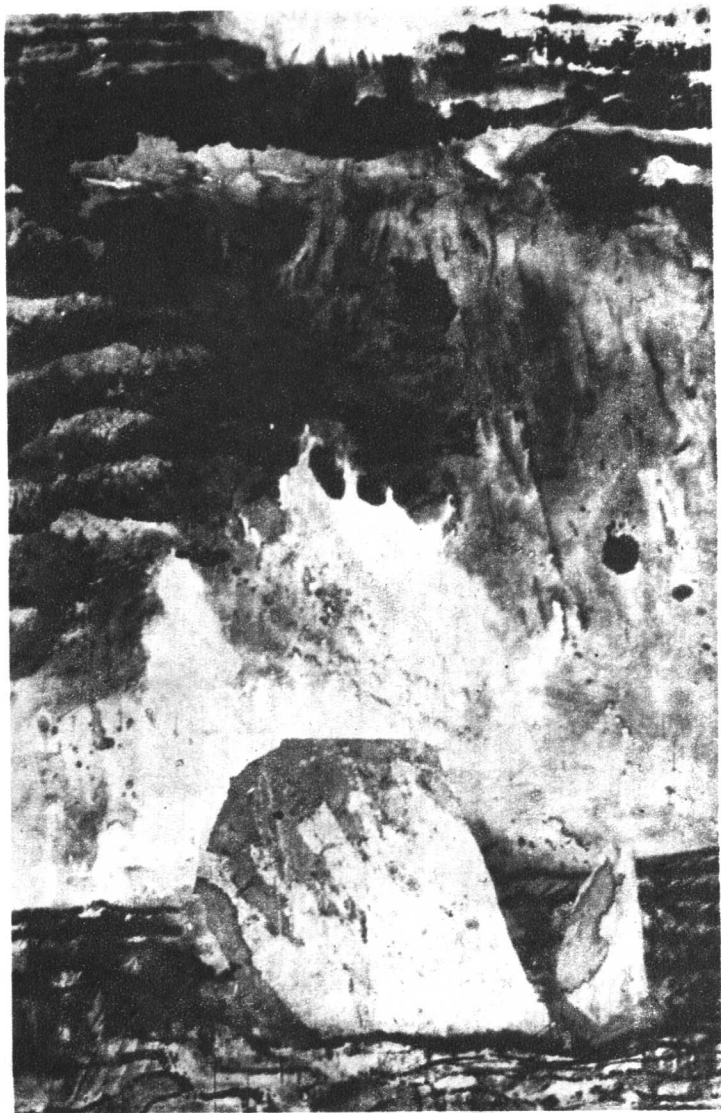


初开二（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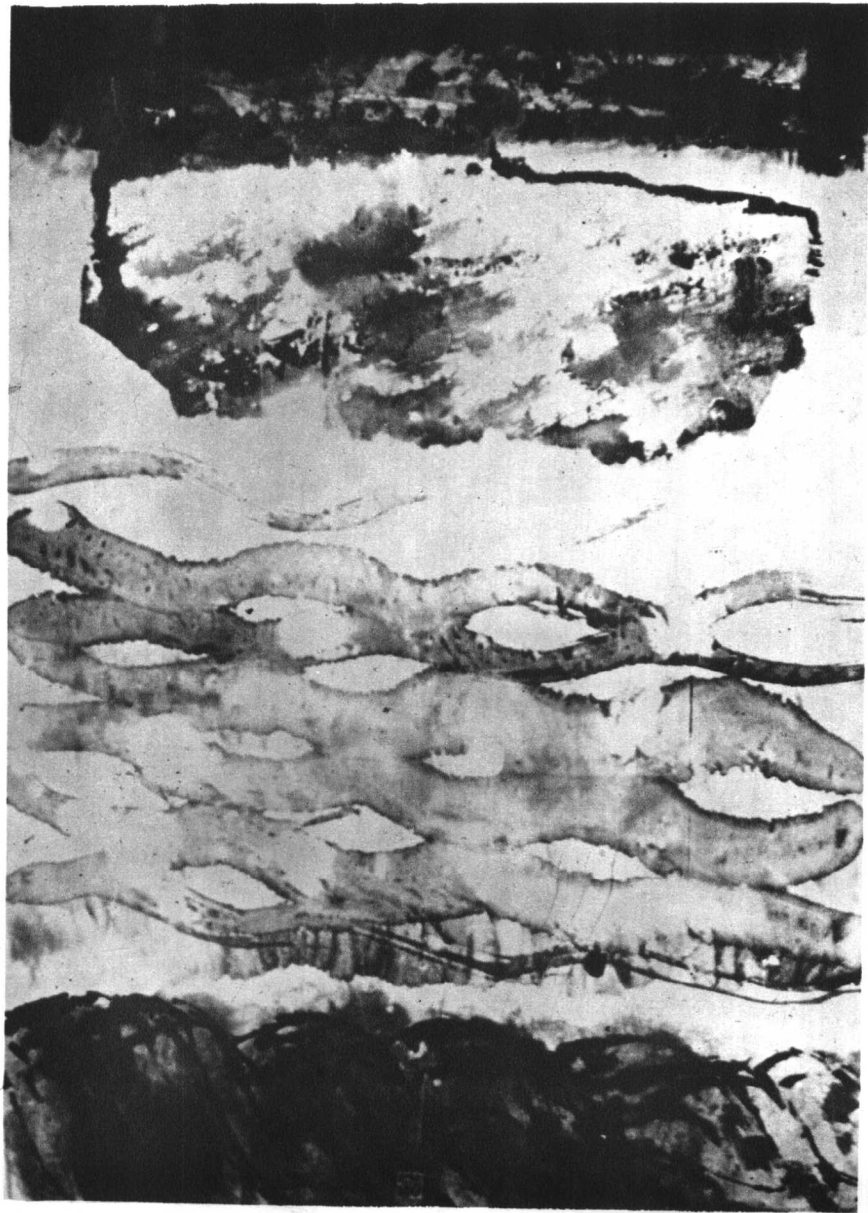
画)

朱仁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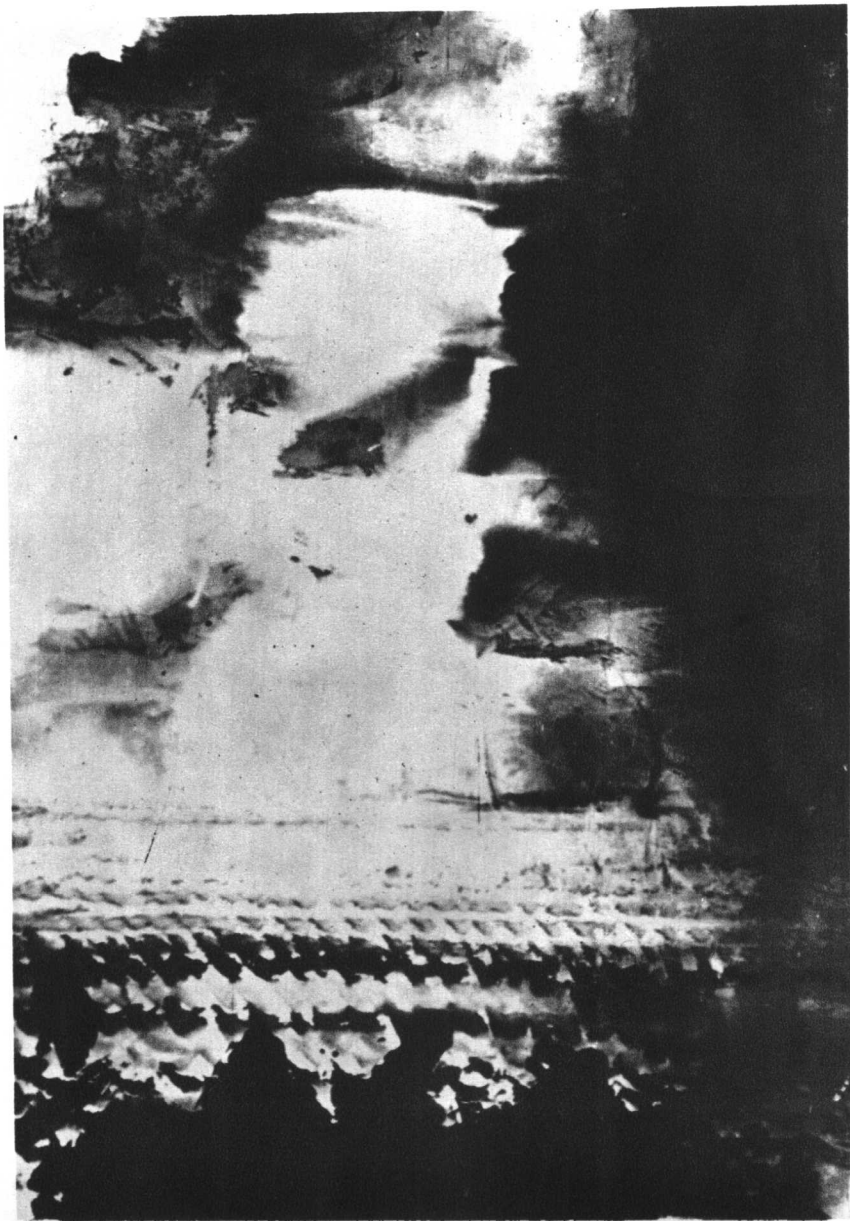


初开三 (中国画)

朱仁民



海之书
中国画
朱仁民



初开四
(中国画)
朱仁民



山水一
(中国画)
王良人

山水二「中国画」

王良人



画到生时是熟时

——读张桂铭近作

■ 齐

当代世界，人们在不断扩大活动空间，思维空间，我们的时代有着比前人更为广阔的视野，艺术家除了倾心于传统以外，又把自己的视野朝向民间艺术，朝向世界，将有意识的去发现历史沉积下来的美，显示出当代画家广泛的艺术趣味与艺术素养，同时又在寻找着自己的世界，画家张桂铭的近作，已经在某种固定的模式前，表现出自己心灵共鸣的多向性追求，并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以其清淡幽远，诗意盎然，粗犷中见精微，透逸中显得典雅的艺术格调，显示出画家独特的个性表现，可以说画家已经找到表现自己心灵世界的艺术语言。

中国艺术家从不满足于表现自然的表象，西方艺术所表现的是“眼视艺术”，而东方艺术自古表现的是“心视艺术”，汉代画像砖山间可见鹿等动物，金山农民画家笔下的鱼塘中锦鳞跳跃，对于西方艺术来说是不合理的，中国艺术家从来是以心灵来调节画面章法，那怕布一小鸟，一张荷叶，都见画家之匠心独运，画家所作《寒林独步图》表现文学家蒲松龄在月夜寒林中独步，画家只以“月上林梢头”，表现出此时此景，荒疏的林木，虚实相应，笔墨飞动跳跃，创造出一种笔墨的韵律，深得月光流动之美，画家在空白上随意布置一个人物，景因人显，空间也应人物而显，人物与景、空间溶成一片，此时画家，以及表现的人物、宇宙三者的心灵得到相互观照，达到此时无限景，此时无限情，从中深悟宇宙、人生的哲理。同样画家所作《李长吉觅句图》，图中的李长吉是诗人，也是画家自己心灵的返照，李长吉好似在宇宙中独步觅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画幅中的小鸟，也都象沉落